



我和新建路的故事

范 静

在太原纵横交错的街巷里,新建路像一条贯穿南北的丝带,缠绕着城市的往昔与今朝,也串联起我生命中深浅不一的时光印记。

儿时的我,总爱趴在爸爸自行车的前梁上,随着车轮碾过新建路的纹路,听他讲起自己的童年。那时的新建路旁,西海子还只是一片未经雕琢的水域,岸边杂草丛生,芦苇在风中摇晃。夏日午后,蝉鸣聒噪,爸爸和伙伴们光着脚丫,像一群撒欢的小马驹奔向水边。他们把衣服挂在歪脖子柳树上,用自制的木片当浮板,在水里扑腾。上岸后,就躺在土地,让阳光把身体烤得暖烘烘的。爸爸讲述时眼中闪烁的光芒,与我记忆里新建路的阳光重叠,让这条熟悉的道路,突然有了父辈青春的温度。

后来,新建路成了我通往奶奶家的温暖归途。奶奶住在新建南路,我有时会独自坐上27路公交车回奶奶家。我把额头顶在车窗上,看着新建路两旁的柳树向后退去,叶子在风中快乐地跳着舞。我最期待的便是路过天龙大厦,那可是当时太原最气派的商场。每到“六一”,那里总会成为我的“圆梦之地”,玩具柜台像有魔力一般吸引着我。我紧紧攥着父母的手,在琳琅满目的玩具间徘徊,眼睛发亮地看着变形金刚、塑料娃娃,心里默默比较哪一个更有趣。有一次,我看上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,站在柜台前挪不开脚。爸爸、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,商讨一番后,终于决定拿出本不宽裕的生活费买了这个娃娃。当我抱着崭新的玩具走在新建路上时,感觉自己好幸福。

奶奶家的附近,总少不了发生些有趣的小插曲。有次奶奶、姑姑和我从很远的地方打车回奶奶家。上了“黄面的”(出租车)后,司机操着普通话说:“大娘,您去哪儿?”奶奶急忙用河西话说:“去桥桥上。”司机一脸茫然,挠了挠头,又问了一遍。奶奶有点着急,提高了嗓门:“就那个桥,桥桥上!”坐在一旁的姑姑见状,赶忙解释:“师傅,是新建路的南沙河桥边。”司机恍然大悟,笑着说:“大娘,您这‘桥桥上’,我还真没听懂。”我和姑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爷爷奶奶80多岁时,相继离开,但每次走过南沙河桥,我的耳边仿佛还能听见奶奶和司机的对话,脑海中浮现出姑姑无奈又好笑的表情。

小时候的我身体弱,三天两头往医院跑。每次路过新建南路南沙河桥边的面包房,麦香混着黄油的香气,勾得我挪不开脚。有一次,我发高烧,浑身没力气,什么都不想吃。妈妈坐在床边,轻轻摸着我的头,问:“姐儿,想吃点啥?”我虚弱地说:“想吃奶奶家那边面包房的面包。”妈妈沉默了一会儿,起身出了门。过了好久,她才回来,手里捧着一个大大的奶油面包,还热乎着。我捧着还带着温度的面包,咬下第一口的瞬间,香甜的奶油在舌尖绽放,病痛仿佛都减轻了几分。妈妈看着我吃得开心,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这份来自母亲的宠爱,与面包房的香气,永远留在了记忆里。

稍大些,新建路上的动物园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秘密基地。为了省下门票钱,我们每天赶在晨练的免费时段入园。天还蒙蒙亮,就能看见一群十几岁的孩子,说说笑笑地往动物园跑。与其说看动物,不如说醉心于河边的乐趣。一进门,我们就直奔湖边。挽起裤腿,小心翼翼地走进浅水区,湖水凉丝丝的,没过脚踝。眼睛紧紧盯着水里的动静,一旦发现小虾的影子,便迅速伸手去抓。可小虾机灵得很,刚要碰到,就“嗖”地一下游走了。有时运气好,能抓到几条小鱼,大家就兴奋地大叫起来。我们把抓到的鱼虾放在塑料瓶里,比赛谁抓得多。弄湿了鞋子和裤子也不在意,反而觉得这样才够尽兴。捞累了,我们就坐在树荫下,分享着彼此从家里带来的零食,天南海北地聊天。从电视里的动画片,到学校的趣事,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身上,新建路的风轻轻拂过,少年的烦恼与快乐,都留在了动物园的角落。

时光悄然流逝,新建路也在岁月中悄悄变着模样。天龙大厦褪去了往日的繁华,玻璃幕墙不再闪亮,里面的店铺换了一批又一批;街边的老槐树被移栽,换成了整齐的行道树;就连承载着无数欢乐的动物园也搬离了这里。如今,新建路迎来了大规模改造。施工的围挡立起,机器的轰鸣声响起,曾经熟悉的街道变得有些陌生。挖掘机挥舞长臂,压路机来回碾轧,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。这次改造,不仅是道路的更新,更是对城市记忆的守护。未来的新建路,将融入智慧交通,增设口袋公园,成为市民的“城市客厅”。想象着改造后的样子,心里既期待又有些不舍,不舍那些即将消失的旧模样,却也盼望着新建路能焕发新的生机。

站在围挡边,看着正在施工的新建路,那些过往的片段如潮水般涌来。从爸爸的少年时光,到我的童年岁月,再到城市的未来,新建路始终默默见证着一切。它承载着家庭的温暖、儿时的欢乐,也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成长。

一碗元宵解乡愁

郑 慧

十年前,我随家人从太原迁居苏州,汾河的涟漪渐渐在记忆里晕染成平江路的波光。前段日子,太原的亲戚传来喜讯,我和母亲收拾行囊,跨越千里,重返这座魂牵梦萦的城市。

落地太原时,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,空气里浮动着并州独有的气息,是陈醋的醇厚、老槐树的苍劲,还有记忆里元宵的甜香。我拖着行李箱,脚步不自觉地加快,母亲在身后轻声笑:“你这孩子,倒像怕晚一步,那元宵就没了似的。”我回头看她,鬓角的白发在风里轻颤,眼底却盛着和我一样的期待——我们都在盼着那一碗老鼠窟的元宵。

老鼠窟,这个名字带着老太原的烟火气,像从岁月深处抠出来的一块活化石。虽然已经是正月里,可队伍还是排得老长。有人穿着西装革履,夹着公文包匆匆来买;有人牵着孩子,指着玻璃柜里圆滚滚的元宵,给下一代讲过去的故事。母亲感慨:“咱太原人,不管啥时候,对这元宵的念想,断不了。”

我望着队伍前头,玻璃橱窗里,师傅们正熟练地摇着元宵。那只巨大的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雪白的元宵在沸水里沉浮,像极了冬日里轻盈飘落的棉絮,随着水波舒展又聚合,将暖意缓缓渗入心底。师傅们洗净双手,先把糯米粉倒入竹匾,舀一勺精心调制的馅料放入箬窝,浸入温水后迅速放进粉堆,随即端起竹匾匀速摇晃。在粉末翻飞间,馅料裹着糯米粉层层堆叠,不过片

刻,一颗颗浑圆紧实的元宵便在竹匾里欢快地打着转。这手艺,几十年没变,和我记忆里母亲在元宵节前夜,守着面盆摇元宵的模样重叠。

终于排到我们,我要了一碗桂花馅的,母亲还是钟情传统的黑芝麻馅。我们端着瓷碗找座位,木桌木椅泛着光,带着经年累月的温度。咬开元宵的瞬间,桂花的清香混着糯米的软糯在口腔炸开,甜而不腻,仿佛把整个太原的夏天都吃进了嘴里。母亲吃得慢,眼角笑出皱纹:“还是这味儿,在苏州那些年,尝过各式各样的汤圆,可总觉得缺了点啥。”

在苏州的日子,江南的汤圆细腻精巧,汤里漂着桂花、茉莉,可那是水乡的婉转,不是并州的豪迈。我和母亲试过自己做,买了糯米粉、馅料,照着网上的教程摇元宵,可摇出来的总不如老鼠窟的浑圆,煮出来也少了那股子烟火淬炼的香气。后来才明白,这元宵里裹着的,是太原的水土、老店里的吆喝、街坊邻里的寒暄,是独属于故乡的密码,异地求而不得。

吃着元宵,听着周围熟悉的晋腔晋调,有人聊起刚看完的电影,有人说哪家的打卤面又出新花样。我望着母亲,她正和邻座的阿姨搭话,说苏州的园林虽美,却比不得迎泽公园的热闹;说平江路的评弹婉转,可夜深人静时,还是会想起柳巷的叫卖声。那些在苏州不曾说出口的乡愁,此刻都融在这一碗元宵里,随着热气,轻轻散开。



荫丽娟

周洪山 爱民摄

端午假期与闺蜜短途出行,虽然天气不是很好,并没有阻碍行程。几番“讨论”后,还是锁定了娄烦。这里有相识30多年的同学老高,游山玩水间又见了同窗旧友,岂不一举两得。

说起娄烦,不止去过一两回。后来我们不自觉把“去娄烦”,直接说成“回娄烦”,一字之差,对娄烦的熟络可见一斑。

那里,云顶山牦牛甩尾的野趣,汾河水面铺展开的寂寞苍茫,还有秋天烤土豆的烟熏火燎,攀爬在枝叶高处采摘杏子的快乐都体验过,这次原本打算去一处故居,没想到下午4点以后雨住了,于是老高驱车带我们去周洪山上。

周洪山,我第一次听说,得知每年端午当天都有传统庙会,可惜我们错过了。这座山给人的感觉并不高,山路修得平整开阔,车子一路盘旋,大约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。不像云顶山,如果要到那顶上,可得备好装备,用上大半天的时间。不过,对于事先没有规划,匆匆上来之人,与周洪山登临的容易度正好匹配得上。下了车,我深吸一口气,似乎要把雨后大山和草木的味道全都吸进去,同行人说,山里最珍贵的要数空气了。雨虽停,但光线

并没有穿透云层,所以这时的朦胧美比晴日里更有趣:放眼望去,略微清晰披满绿色植被的大山作底衬,高处是带着水墨感的线条勾勒出一层又一层的山峦连绵跌宕。而此刻,万物之中只有云是自在的,尤其雨后,云比任何时候都随性,想飘到哪儿飘到哪儿,想成为什么模样就成为什么模样。老高指着山那边一簇迷离的楼群说,那是岚县,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怔怔望了半天,去过那么多座山,有多少事物尽收眼底,只有去了才知道。这世上终因我们无数次的经历过,才有与他人不一样的经验与收获。

拾级而上,普净寺仿佛是被云海托出的一朵莲花。干干净净,清清凉凉。梵音与云,壁画与佛龛,哪一处都像是一句充满安吉平和的祝福语。朋友说这寺庙原是当地百姓祈雨的地方,而这里刚刚下过一场雨,冥冥之中的一次遇见,也被雨水润泽过,饱满、生动,有来处也有去处。

回娄烦,大可不必担心要去哪里溜达,哪里住宿,吃些什么,又忘带了哪样随身用品,有老高,有他大山一样踏实朴拙的性格,一切都会被安顿妥当。

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,远行意味着重新归来。而我,这次是真的回家了。

家长的考卷

刘淑君



为孩子奋战的父母 樊书作

机上的耳机。那一刻,我们不再是西装革履的职场人,而是为孩子前途努力的家长,狼狈却坚定。20分钟后,断了电终于来了,我长舒一口气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,我逐渐从最初的慌乱中镇定下来。我们分工搭建起志愿填报的“金字塔”:老陈负责把控政策风向,阿芳研究院校专业,老周整理录取数据,我则成了“联络员”,汇总各方信息。每天清晨,群里都会准时弹出新的“情报”,有时是某个院校新增的专业组,有时是就业市场的最新动态。

儿子偶尔凑过来看我们热火朝天的讨论,眼里满是惊讶。有次他小声说:“原来你们比我高考时还紧张。”我笑着揉乱他的头发,心里却泛着酸涩。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里,像是在破解志愿填报的密码。我害怕一个疏忽,就辜负了他十几年的努力;害怕一个失误,就关上他梦想的大门。

高考分数还未公布,家长们的“考卷”也还未提交。这场属于家长的考试,没有标准答案,却盛满了爱与责任。那些争论、那些坚持、那些不眠的夜晚,终将化作孩子奔向未来的底气。而我也明白,所谓父母,不就是在孩子人生的每个重要关口,拼尽全力,与他们并肩作战吗?

吃完元宵,我和母亲顾不得回酒店,拖着行李箱沿着柳巷慢慢走。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,十年前的回忆顺着街道流淌。那时我总爱趴在母亲背上,穿过这条街去买元宵,如今母亲的背不再挺拔,我却能牵着她的手,看同一盏路灯,照过不同的岁月。街边的店铺换了又换,老鼠窟元宵铺子也换了地方。无论换到哪里,它像故乡母亲伸出的一只手。不管游子走多远,只要回来,就能握住那熟悉的温度。

回到暂住的地方,母亲把买来未煮的元宵放进酒店的冰箱里,说要给苏州的父亲也带一份。夜色渐深,太原的月亮爬上窗台,比苏州的更明亮、更硬朗,像故乡人的性子。我望着窗外的月光,想起苏州的雨,细细绵绵,却总也浇不灭心底这团关于太原的火。而这一碗元宵,就是灭火的水,也是添柴的薪,让乡愁在炽热与清凉间,化成了心口的朱砂痣,永远鲜活。

次日,参加完亲戚家孩子的婚宴,我们要回苏州了。母亲把冷藏好的元宵放进拉杆箱。在机场,那熟悉的甜香还在舌尖打转,我知道,不管在姑苏的雨里待多久,并州的月光、老鼠窟的元宵,永远是我母亲心底,最温暖的归处。

飞机起飞的刹那,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,窗外的云彩渐渐模糊了太原的轮廓,可那碗元宵的滋味,却清晰得如同故乡的指纹,印在生命里,让往后的岁月,无论走到哪儿,只要想起,就有了归乡的方向。

这几天,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纵横驰骋。我不得想起了在晋南老家麦收的往事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,我们村每家都分到3亩多地,收小麦全靠人力和牲畜。那时农村学生暑假短,学校会把暑假置换成“麦假”“秋假”,让我们帮家里农忙。麦收时节,天还没亮,全家就扛着镰刀、带着干粮奔赴麦田。我们三兄妹跟在父母身后,学着大人的样子弯腰割麦,没一会儿就腰酸背痛,汗珠顺着脸颊直往下掉,湿透的衣衫黏在背上。但看着金灿灿的麦穗在手中倒下,心里又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割完麦子,还要用小平车把麦捆拉到麦场。那坑洼不平的土路、漫长的上坡道,拉一趟就要两个多小时。我和哥哥喘着粗气、汗流浹背,真切体会到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到了夜里,麦场更是热闹非凡,手电光、马灯与月光交织,干活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,母亲常说“麦熟一响,龙口夺食”,为了抢收,我们经常干到凌晨,累得骨头像散了架,却仍会望着小山似的麦堆露出欣慰的笑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村里有了一台12马力的四轮拖拉机。麦收期间,四轮拖拉机前安装简易的收割机。每天清晨,随着四轮拖拉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,一排排倒地的小麦秆均匀铺展开来,犹如一条条金色金龙,十分辽阔、壮观。

麦子碾打一股要经过摊场、碾轧、翻场、起场、扬场等繁琐工序,需要全家人的齐心协力,不辞辛劳,方能如愿完成。

中午,骄阳似火。那台四轮拖拉机又急忙赶回碾麦场,拉着镇压器(铁碾子),逆时针转圈碾轧,一圈又一圈,让人在等待中看到希望。我们不时用杈挑起碾不到的麦子,让镇压器继续碾,保证麦粒脱离麦穗。然后翻场,继续暴晒,进行二次碾轧。

因为天气热、麦场多、时间紧,四轮拖拉机所到之处,后面常跟着许多人,盼望着、讨论着、焦急地等待着。四轮拖拉机碾场是按分收费,一般碾场十几分钟,就到另一家麦场……

待到傍晚微风刮起,就开始扬场了。黄昏里,我哥举木锨抛扬的动作,在夕阳下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。金黄色的麦粒在空中与谷壳分离,散落下来,扑打在草帽上,沙沙作响。随着一锨一锨铲起、高扬、撒开,麦糠被风吹走,渐渐露出一条月牙形麦堆。我用扫帚扫打麦堆上残留的麦糠,看着麦堆,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麦收后,麦场上垛满了一垛垛像蘑菇一样的麦秸垛。

2000年,村里有了一台联合收割机,村民们彻底摆脱了收割小麦的艰辛。麦收期间,收割机欢快地奔驰在田野里,轻轻松松就把大片麦子收割了。每割完一块麦地,收割机便停在地头,打开粮仓门,黄灿灿的麦粒被倾泻到准备好的袋子里,直接拉回家,晒干贮藏。一台收割机,仅用四五天就把全村小麦颗粒归仓,让人感受到农业机械化的无穷魅力。村民再也不用割麦、拉麦、摊场、翻场、碾场、起场了,麻绳、铁杈、木锨等农具纷纷“退休”,告别历史的舞台。

过去,麦收从开始到结束需要持续个把月,遇有阴雨天气更恼人。如今,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三晋大地,从日出到日落,流动的麦收场面构成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。

喜看麦田千层浪

张秋生